

文·甄小慧

資深藝術行政人員，文化工作坊總經理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，曾擔任藝團製作總監。

浮華世代，習慣以獎項提升身價，鋪設藝術家的謀生路，之後寄望增加認受性，擴大市場佔有率，或獲聘某某董事局或管理局，至少希望退休之前，名留青史，老懷安慰。頒獎禮常設「終身成就獎」，如果有幸攀附貴緣，成為藝術獎的委員，我建議追封前港督麥理浩爵士。麥總督的任期由1971年至1982年，正是香港藝術文化發展的黃金十年，總督經營的影響力，延至千禧年，兩局解散為止。可惜他不是香港人，未必入選，而我不會躋身獎項委員之列，唯有紙上追封，聊表敬意。

麥理浩的公屋、教育及廉政功績，不在話下，他的文化建樹，更是香港奇蹟。該年代剛好衣食足，但他已興文藝。他連目前半民選的立法會也沒有，民望靠政府自己尋求，他身兼行政局及立法局主席，獨掌大權，行政效率快捷，卻不忘廣結華人世家，延攬麾下，如馮秉芬、胡百全、邵逸夫，文化建樹一時無兩。繼大會堂在1962年落成，七十年代是職業藝團成立潮：香港管弦樂團職業化（1974）、香港話劇團（1977）、香港中樂團（1977）、香港芭蕾舞團（1979）、城市當代舞蹈團（1979）、中英劇團（1979）、香港舞蹈團（1981）、進念二十面體（1982）、中英劇團職業化（1982）、赫壑坊（1984）漸次成立。1973年，政府修改市政局條例，取消官守議席，全部由非官守議員組成的獨立法人團體，財政獨立，以差餉收入的某個百分率作為經費，依據較豐富的資源，大力推動表演藝術。

始終是英國

倚仗英國的號召力，西方藝團到亞洲演出，香港往往是首站或終站，好少過門不入（這是現在的情況）。香港藝術節（1973）是亞洲最有歷史的藝術節，引入的節目不乏「亞洲首演」。第一屆有倫敦愛樂交響樂團（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）、丹麥皇家芭蕾舞團（Royal Danish Ballet）、布里斯托奧域劇團（Bristol Old Vic Company）。世界級芭蕾舞藝術家雷里耶夫（Rudolf Nureyev），即在香港演藝學院獻上告別之作，那是1989年。繼後，香港成立亞洲藝術節（1976）、香港國際電影節（1977），顯示香港在亞洲的藝術文化光彩，逐步提升中西多元的國際城市形象。



1980年代，邁進場館啓用潮，香港博物館和香港藝術館（1975）、香港藝術中心（1977）、伊利沙伯體育館（1980）、荃灣大會堂（1980）、北區大會堂（1981）、香港體育館（1983）、高山劇場（1983）、大埔文娛中心（1985）、牛池灣文娛中心（1987）、沙田大會堂（1987）、屯門大會堂（1987）、香港文化中心（1989）、西灣河文娛中心（1990）、香港藝術博物館（1991）、上環文娛中心（1991）。其間，政府促成藝發局前身的香港演藝發展局（1982）和香港演藝學院（1985）。

我數這些例子，是要使大家看到英國人如何經營公共文化。先有藝團和藝術節，後有撥款機構和學府，之後才是興建場館的時機。經濟是曬身家，文化是論內涵，發展本地文化藝術，不是開 shopping mall；無根無由，先起一座大地標，才四圍找名牌 consignment 來租，場館還未出現，聘用文化買辦，遊歷世界各地考察。誰在曬身家，誰在論內涵？大家今日眼望西九，就明白麥理浩時代公爾忘私的重要，那份修養是1970年代的外交官和本地華商的經營，其「終身成就獎」是大英帝國勳章 GBE 或 CBE。有別於今日月薪請回來的「文化職員」，西九管不掂，一見風吹草動，馬上劈炮走人。終身制公務員卻要臨危上陣，在高級爛地收拾爛攤子。

英國人在香港經營的演藝是 Heritage arts（經典藝術），而且將 standard 定得好高。說到頭來，也有經濟發展的實用價值。要成為國際商貿要津、金融城市，必須要有西方的經典修養，這裏有管弦樂團、芭蕾舞團，能演出莎士比亞劇，而且有足夠的中產觀眾捧場，遵守嚴謹的劇場習慣，中場休息可以與西方朋友談一下貝多芬、莫扎特、《吉賽爾》，就顯示香港可以成為西方高級商貿及金融交易的伙伴。

用這種既藝術又實用的角度看西九，我們在 M+ 和什麼大劇院開幕之後，是否有好多後現代創意產業可以同國際交易呢？恐怕除了創意會計和破格法治之外，沒有吧？

（標題為編輯所擬，原題：從樸實經營藝術到浮華世界）